

—红色经典丛书—

红色骑兵团

〔苏〕伊萨克·巴别尔 著

袁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红色经典丛书 |

红色骑兵军

[苏] 伊萨克·巴别尔 著
袁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骑兵军 / (苏) 伊萨克·巴别尔著; 袁琳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0

(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594-3786-0

I. ①红… II. ①伊… ②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9103 号

红色骑兵军

(苏)伊萨克·巴别尔 著 袁琳 译

出 版 人 张在健

责任编辑 陈 旻 汪 旭

装帧设计 马海云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786-0

定 价 2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横渡兹布鲁奇河	001
诺沃格拉德的教堂	004
一封家书	008
军马储备处主任	014
阿波廖克先生	017
意大利的太阳	026
基大利	031
我的第一只鹅	035
拉比	040
通向布罗德的路	044
关于机枪车	047
多尔古绍夫之死	051
二旅旅长	056
萨什卡·耶稣	059

马特维·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小传	065
柯金纳的墓地	071
普里谢帕	073
一匹马的故事	075
康金	080
别列斯捷奇科	084
盐	088
夜	093
阿弗尼卡·比达	096
在圣瓦伦汀教堂	103
骑兵连连长特鲁诺夫	108
两个伊万	117
一匹马的故事续集	125
寡妇	127
扎莫斯季耶	133
背叛	138
切斯尼基	143
战后	148
歌曲	153
拉比之子	157
良马阿尔加马克	160
吻	167
格里修克	174
他们本来九个人	176

横渡兹布鲁奇河

第六师师长报告，我军已于今日黎明时分攻下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师部已从克拉毕夫诺拔营，向该市出发。我们的辎重车队殿后，吵吵闹闹，稀稀拉拉，绵延在从布列斯特到华沙——这条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的白骨铺就的公路上。

紫红的罂粟在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放，下午的风儿拨弄着日渐成熟的黑麦，宛若少女般的荞麦则矗立于天际，仿佛远处修道院的围墙。静静的沃伦河逶迤地向远处流淌，朝着白桦林珍珠般的雾霭而去。它爬上花团锦簇的小山丘，用疲倦的双手拥抱叠叠绿草。红日西斜，就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温柔的光束穿过云缝，晚霞伴着军旗，在我们头顶迎风飘舞。昨天的血腥和战死的马匹的味道在傍晚的丝丝凉意中滴落下来。暮色渐渐笼罩下的兹布鲁奇河滔滔汨汨，激流险滩处泡沫飞溅，浪花旋转跳跃。桥都被毁坏了，我们只得涉水过河。肃穆的月亮枕着波涛。马儿下到齐胸深的水里，哗哗的流水从成百条马腿之间淌过。有人快被河水淹没

了，大声地咒骂着圣母。黑压压的车队占据了整个河流，在蛇影般的月光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充斥着混作一团的喧哗声、口哨声和歌声。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在分给我住的那间房子里，我见到了一位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第三个犹太人倚着墙，正蒙头熟睡。在这间屋子里，我还发现了一些被翻过的柜子，女式皮袄的破片儿散落在地上，还有人的粪便以及犹太人一年一度在逾越节时才使用的珍贵器皿的碎片。

“打扫一下，”我对那妇女说道，“你们怎么过得这么邋遢，房东……”

两个犹太男人动了起来。他们穿着毡底鞋，跳着走路，收拾着地上的脏东西。他们像猴子一样，无声地跳跃着，就像杂技团里的日本人一样，他们的脖子肿胀着，转个不停。他们往地上铺了一条破烂的绒毛褥子，我就靠着墙躺下了，紧挨着第三个熟睡的犹太人。胆怯的颓丧聚拢在地铺上方。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蓝色的双手搂着它那圆乎乎、亮闪闪的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漂泊。

我揉着肿胀的双腿，躺在破烂的绒毛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第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着旅长，并向旅长的眼睛开了两枪，子弹穿过旅长的脑袋，两颗眼珠掉到了地上。“你为什么撤回了你的旅？”第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受重伤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因为怀孕的女人用手指抚摸着我的脸。

“先生，”她对我说，“你在梦里又喊又踢的。我给你在另一个

角落里铺了一张床，因为你碰着我的父亲了……”

她抬起瘦弱的双腿，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从熟睡的人的身上掀开被子。一个已经死了的老头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喉咙被切开了，脸被砍成两半，藏青色的血糊在整个胡子上，像一块铅一样。

“先生，”这个犹太女人抖着绒毛褥子说道，“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恳求他们说：‘你们到后院杀我吧，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们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他就死在这个房间里，还惦记着我……现在我就想知道，”女人突然撕心裂肺般地喊道，“我就想知道，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哪里还能发现像我父亲这样的父亲……”

诺沃格拉德的教堂

昨天我去向首长汇报，他住在一个逃跑的天主教教士家里。天主教耶稣会女管家艾丽莎太太在厨房接待了我。她递给我一些奶油饼干和琥珀色的茶。这些饼干闻起来像带着一种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的味道，还掺和着一些狡猾的果汁和梵蒂冈芬芳的狂怒。

家旁边的教堂里，发了疯的打钟人把钟声敲得凌乱。这是七月的一个夜晚，繁星密布。艾丽莎太太晃了晃一头仔细整理过的白发，不间断地给我补充饼干，我享受着天主教教徒的食物。

这位年长的波兰女士称呼我为“先生”，几个耳朵失聪的老头在门口直直地站着，在昏黄幽暗的某处，一个天主教教士的长袍七皱八褶，弯弯曲曲。神父逃跑了，但他的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下了。

罗姆阿里德，一个说话带鼻音的阉割派教士，身材魁梧，尊称我们为“同志”。他黄色的手指在地图上来回移动，指着在战斗中

被波兰人摧毁的地方。他一五一十地列举着祖国的创伤，兴奋得连嗓子都哑了。就让我们暂时忘却这位无情地背叛我们、后来被路人射杀的罗姆阿里德吧。然而，在那个夜晚，他的紧身长袍飘扬在所有的门帘旁，狂怒地扫过所有的道路，并对所有想喝伏特加的人们给予微笑。在那样一个夜晚，这位教士的影子在我身后寸步不离。他，罗姆阿里德先生，本会成为主教的，如果他后来没有成为奸细的话。

我和他一起喝着罗姆酒，闻所未闻的生活气息在天主教教士的家里时隐时现。罗姆阿里德的曲意奉承听得我浑身酥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啊，就像是上层社会交际花的护身符，写着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纸和腐烂在蓝色绸布坎肩里的女人的信件一样微不足道！……

我由此看清你，你就是个披着紫袍的不守信的教士，你的双手肿胀，你的内心温柔而残忍，就像猫的心一样，我还看到你的上帝的创伤，那里流淌着芬芳的毒素般迷惑少女的精液。

我们一边喝着罗姆酒，一边等着首长，但首长一直没有从师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一边睡着，一边抽搐着，而窗外的花园里，在天空黑暗的激情下，林荫道闪烁变幻。充满渴念的玫瑰在黑暗里摇曳。绿色的闪电点亮长空。一具赤裸的尸体被乱扔在斜坡上。月光顺着尸体蹠起的双腿缓缓流动。

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公国目空一切的悲痛！我，作为一个暴力入侵的外国人，抖开神父落在教堂里的褥垫，上面爬满了虱子，把一些大厚书垫在头下面，书里歌颂的是高贵和贤明的大国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

贫穷潦倒的大军正涌向你的古城，噢，波兰，全世界奴隶联合起来的歌声响彻天空，痛苦吧，波兰立陶宛公国，痛苦吧，昙花一现般的拉吉维尔公爵，萨佩基公爵！……

首长一直没来。我去师部、花园和教堂找他。教堂的大门开着，我走了进去，迎面看到两颗白花花的颅骨在一口破棺木上熊熊燃烧。我吓得往地下室跑去。一把橡木梯子从那里直通祭坛。我看到很多火苗在屋顶上方来回游荡。我看到了首长、特务科科长和手里拿着蜡烛的哥萨克们。他们听到了我微弱的喊叫声，将我带出了地下室。

那两颗颅骨原本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雕塑艺术品，知道真相后我再也不怕了，我们一起继续搜查，之所以有这个搜查，是因为在天主教教士家里发现了一大堆制服。

我们袖口上刺绣的马头闪闪发光，我们彼此低声细语地议论着，脚上的马刺嘎嘎作响，手里拿着火苗飘动的蜡烛，在回音四起的建筑里转悠着。缀满珠宝的圣母们用老鼠一般粉红色的瞳孔注视着我们的路径，火苗在我们的手指中间晃动着，一块块阴影投到圣彼得、圣弗兰西斯科、圣温琴特的雕像上，在他们绯红的双颊和涂满洋红油彩的弯曲的大胡子上跳动着。

我们一边转悠，一边寻找。我们按下一个个骨质按钮，一幅幅被劈成两半的圣像移动开来，露出了一个个地下室和长满苔藓的暗洞。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充满秘密。在金碧辉煌的墙壁中隐藏了许多暗道、壁龛和打开时无声无息的暗门。

噢，愚蠢的天主教教士啊，他竟然在救世主的钉子上挂满了女教徒的内衣。我们在圣障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一袋装在精致的

山羊皮口袋里的纸币，还有装着祖母绿戒指的巴黎珠宝商的套子。

后来，我们去首长的房子里数钱。金币擦成的柱子，纸币铺成的地毯，一阵阵风吹来，烛火闪烁，艾丽莎太太的眼睛里透出乌鸦般的疯狂，罗姆阿里德大笑不止，失去理智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没完没了地敲着大钟。

“走吧，”我自言自语道，“离开这些被大兵们迷得挤眉弄眼的圣母们……”

一封家书

这是我们收发室一个叫库尔久科夫的男孩口述，我代笔写下的一封家书。它不应该被遗忘。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一字未改，完全保留了其原来的内容。

“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首先，我要赶紧告诉您，托上帝的福，我还活着，并且很健康，我希望从您那儿也能听到同样的话。我还要向您深深地鞠上一躬……

（下面列举了一些亲戚、教亲、干亲。我们省略掉这部分。接着看第二段）

“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库尔久科娃，我想要急切地告诉您，我现在在布琼尼同志领导的红色骑兵军里，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也在这里， he 现在是红军英雄。他把我调到他的手下，在政治部收发室，我们负责向前线分发书籍和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疾恶如仇的《红色骑兵报》，每个前线战士都迫不及待地等着读报，看过

后就会充满英雄气概地砍杀卑鄙的波兰人。在尼孔·瓦西里奇的照顾下，我生活得很好。

“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尽您最大的能力给我寄点什么吧。求您把那只小花猪宰了，打包寄给政治处的布琼尼同志吧，注明瓦西里·库尔久科夫收。每天晚上我躺下休息的时候，都没东西吃，没被子盖，冻得瑟瑟发抖。请您替我的斯捷帕给我写封信吧，它还活着吗，求您照管照管它，替它给我写封信——它的伤腿好了吗，还有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掌了吗？求求您了，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一定在给它洗前腿的时候用肥皂打一打，我把肥皂放在圣像后面了，如果爸爸已经把它用光了，您就到克拉斯诺达尔再买一下吧，上帝不会亏待您的。还要告诉您的是，这里真的很穷，男人们牵上自己的马匹都躲到森林里去了，就是为了逃避我们这些红色骑兵军的勇士，这里很少见到小麦，麦穗还小得可怜，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当地人种植黑麦，还有我们那里的燕麦。这里的啤酒花都用木架支着，所以长得很整齐，可以用来酿酒。

“接下来我想替爸爸告诉您一些事，说说一年前我的哥哥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是怎么被砍死的。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军进攻罗斯托夫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发生了叛变。当时，爸爸在邓尼金部队里任连长一职。有人看见过他，说他佩戴了很多奖章，就像在旧制度下一样。因为那次叛变，我们所有人都沦为俘虏，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被爸爸抓到手里。爸爸就开始刀割费佳（费奥多尔的爱称，译者注），嘴里还骂着：混蛋，红色走狗，狗娘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脏话。直到天黑，费奥多尔·季莫

菲伊奇被杀死了。我那时就给您写过信，告诉您，您的费佳的坟墓上还没有十字架。但是爸爸没收了那封信，还骂道：你们都是你娘养的崽，你们都是她那个浪货的种，我把你娘的肚子搞大了，还会继续搞，我这辈子算是毁了，为了真理我要把自己的骨肉都干掉，还有一些其他的脏话。我在他那里遭受的罪就像救世主耶稣基督受到的一样。好在我很快就从爸爸那里逃走了，回到巴甫利钦柯同志带领的部队。我们旅奉命前往沃罗涅日市进行休整，我们在那里得到了补给：战马、背包、枪支和应当发给我们的一切。关于沃罗涅日我可以说说，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这座小城棒极了，比克拉斯诺达尔大一点，那里的人长得很漂亮，河水可以洗澡。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两磅面包，半磅肉和不少糖，因此，我们一起床就能喝到甜甜的茶，吃晚饭的时候也可以喝到甜茶，已经忘掉挨饿是怎么回事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吃煎饼和鹅肉，吃完就躺下歇息。那时，谢苗·季莫菲伊奇因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作战精神，全团上下都希望他能够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也曾下过那样的命令，还分给他两匹马、上等军装、一辆专门用来拉家具和衣物的拉车以及红旗勋章，而我成了他的兄弟。如今，哪个邻居再敢欺负您，谢苗·季莫菲伊奇完全可以把他给宰了。后来，我们开始追击邓尼金将军，杀了他们几千人，把他们逼到了黑海，但哪儿也没看到爸爸，谢苗·季莫菲伊奇搜遍了所有的前线阵地，因为他太想念费佳哥哥了。但是，亲爱的妈妈，您是了解爸爸的，了解他倔强的脾气，瞧他都干了些什么——真不要脸，竟把红色的胡子染成黑色，换成便装躲在迈伊科普市，所以，没有一个居民知道他正是那个旧制度下的武装者。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偶然间在一个居民家里看见了，就写信给了谢苗·季莫菲伊奇。我们——我，谢苗哥哥和队里自告奋勇的小伙子们，立刻骑上马，跑了两百俄里去追他。

“我们在迈伊科普市看到了什么？我们发现，后方压根就不同情前线，市里到处发生叛变，住满了犹太人，就像在旧制度下一样。谢苗·季莫菲伊奇在迈伊科普市和犹太人吵得不可开交，那帮人不肯把爸爸交出来，还把他送到了监狱，上了锁，说，接到命令，不能杀俘虏，他们自己会审判他，别着急上火，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谢苗·季莫菲伊奇还是让他们屈服了，他证明了他团长，再加上布琼尼同志发的所有红旗勋章，还吓唬他们说，谁为爸爸狡辩，不交出他，就杀了谁，同行的小伙伴们也这样威胁他们。谢苗·季莫菲伊奇一揪到爸爸，就开始一边用鞭子抽打着他，一边让所有的战士在院子里列队，就像排成作战方阵一样。这时，谢苗把水倒在爸爸季莫菲伊奇·罗季奥内奇的胡须上，油彩便顺着胡须流了下来。谢苗向季莫菲伊奇·罗季奥内奇问道：

“‘落到我们的手里，您现在好吗，爸爸？’

“‘不好受，’爸爸说，‘我不好受。’

“这时，谢苗问道：

“‘那费佳呢，当您在杀他的时候，他在您手里好受吗？’

“‘不好受，’爸爸说，‘费佳不好受。’

“这时，谢苗再问道：

“‘您想过吗，爸爸，您也会不好受？’

“‘没有，’爸爸说，‘我没有想过我也会不好受。’

“这时，谢苗转向人群，说：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落到您的手里，您不会饶恕我，现在，爸爸，我们这就了结了您……’

“季莫菲伊奇·罗季奥内奇便冲着谢苗骂娘，骂圣母，还扇了谢苗耳光，谢苗·季莫菲伊奇把我支出了院子，因此，亲爱的妈妈，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不能跟您描述，他们如何了结了爸爸，因为我被支出了院子。

“这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市。关于这个城市，我也可以说一说，在这个城市的后面没有一点陆地，只有一片水域，那就是黑海，我们待在那里直到五月，直到我们出发前往波兰前线，狠狠地教训波兰人为止……

“就此搁笔，您亲爱的儿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亲爱的妈妈，请照顾好斯捷帕，上帝不会亏待您的。”

这就是库尔久科夫的家书，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当我写完的时候，他拿起写满字的纸，贴身揣进怀里。

“库尔久科夫，”我问这个男孩，“你的父亲凶狠吗？”

“我的父亲是条丧家之犬。”他忧伤地回答。

“母亲好一些？”

“母亲还不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他递给我一张磨花了的照片。上面有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那个宽肩膀的武装者，戴着制式警帽，络腮胡子整理得端端正正，直挺挺地站着，高耸的颧骨，一双淡色的眼睛很有神，但很愚昧。旁边的竹椅上坐着一位小个子的农妇，身上穿一件加长的上衣，脸上憔悴发亮，还有些许羞怯。而在外省照相馆那简陋的花朵